

● 王山 著

天祭

- 中国的《教父》
- 北京的《上海滩》



金城出版社

天 祭

王山 著

金城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4 号

书名:天祭

编 著 者:王 山

责任编辑:王爱博

封面设计:潘岱予

出版发行:金城出版社

(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内 100006)

印刷:河北衡水地区印刷厂

经销:北京新华书店总经销

版次: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印次:1993 年 10 月一次印刷

印张:8.25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数:20000 册

ISBN7-80084-025-5/I·2

定价:6.80 元

内容提要

第一章

凶险莫测北京城。差别产生仇恨，仇恨演化为“战争”社会优秀等级与不甘久居人下的市井子弟玩刀子的目的：清算历史，争夺未来。不能共荣，绝不共立。

逼良为寇。在断绝一切前途和妄想之后，犯罪就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职业。

周奉天之死。当昔日的高贵者不仅仇视他而且畏惧他，对他媚笑，甚至献出贞操和肉体时，他必须死。

对女人下手，是男人之间的谈判与妥协。向死人动刀，表现出生者的勇气、决心和愤怒。

决断错误：从今天起，你的姓名是冯狗剩，出身于一个三代赤贫的农民家庭。英雄，卑怯而猥琐，但他毕竟先导了猛兽和残暴。

信守了二十年的秘密协定。

她们将被戏弄、强奸，她们会下跪、哀告、哭喊，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因为你的凶残，也因为你的怯懦。你可以走开，但你将永远丧失做人的尊严！

黑社会第一戒律：只玩法律，不玩政治；

黑社会第二戒律：只反社会，不反任何社会集团；

黑社会第三戒律：你死，我活着。

虐杀与自虐，中国那一代人的血。

处女膜崇拜，等级社会中的贵族病，恶性自抑后的性恐惧和性疯狂。病因：一个王朝的没落。

这些女孩子一旦出现在格杀现场，就把男人们逼上了绝路。

你想弄个洋妞儿玩玩吗？当然，我付帐。性，诱发社会意识的直觉手段。

天无道，我即替天行道；国无政，我即摄其政！“摄政王行动”。

第二章

你的选择，自首或亡命。自首，你将听命于天，丧失申辩的权力和机会；亡命，是延长了的死亡，悲惨而又肮脏。

让我去死，可以！但是必须让我瞑目！我的卑微的历史告诉我：公平远胜于自由和生命。

男孩和女尸。

对准致命部位突下狠手，这不是杀人要诀，而是决心与意志的宣示。流氓哲学是赤裸的人生。你不敢杀人，就只有被人杀，没有比这更严酷的，但还有比这更合理的吗？

在勇气和机谋上都毫不逊色于男人的女人，她的欠缺是：不够歹毒。

把一大群男人的尊严、人格和自信踩在脚下，把女人的

贞节和命运系在锁链上，你们必将受到惩罚。

上品男人，他对女人不是侵犯和占有，而是欲求的满足和饥渴的解救。

女人中的绝品，你只能偷窥和仰视。

意志力的赌博：蒙上我的眼睛，我将刺中你的心脏！

让我摸你的屁股一下吧，我的灵魂将获得永久的安宁与解脱。

妓女意识，是女人最基础的潜意识，最人道的性心理？

甩掉附加物，生命将是一种轻松。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生死界。

第三章

在人生的最后几步，我无法象淑女那样走得优雅、稳重。

中国的这一代人，无论他是个市井还是个政治野心家，他们都深爱着民族和祖国。

两只发情的狗，棒打不散，头破血流也要完成全部交配过程。

她庄重地脱下自己的衣服，神态安详、严肃、幸福，象神坛上的圣女、祭床上的牺牲者。

社会分裂了，道德还能统一吗？

设伏展览馆广场。不计后果、不计手段，打死边亚军，一切后果都由我承担！

野男人。他昨天和你睡了，今天还不能轮到我吗？

你不要再叫我老师，这是对我的侮辱。

在那个危急恐惧的时刻，他用刀子维护了尊严。他是坐着死的。

第四章

他说：我将浪迹天涯，消磨生命，等待大限的来临。她说：如果必须死去的话，我希望能和你死在一起。

你对命运有恐惧感吗？不，我甚至可以贿赂它！

我不会请求宽恕，我也绝不宽恕任何人！

女人只有在违犯戒条，犯下不贞的罪行时方才感到快乐。男人的生命，是女人的装饰物，她们用它来增加自己的身价和荣耀。

追捕者已经逼近，但是他仍端坐不动。因为，她在睡梦中流出了眼泪。

夏日的傍晚，玉渊潭公园里孤独的老将军。初冬，木讷、呆板的牧羊妇人。

我将凭借死亡和磨难遗留下的巨额财富，走向人生的辉煌和极至。

第一章

1 一九六八年深秋，在一个半晴半雨的上午，京城最重要的流氓领袖周奉天，死了。

出事地点在香山公园的门外——著名风景区樱桃沟的入口处。

据目击者说，他死得很惨。几十条粗壮的汉子把他团团围住，刮刀、枪刺和管叉等各种铁器一通乱戳，他当时就不行了，瘫倒在湿漉漉的土地上，鼻腔和嘴里往外喷出棉絮状的血沫子。

有很多人围观，但没有人试图上前干涉。尽管如此，行凶者们还是想要把他架持到樱桃沟的深处去，在一个更阴蔽的地方杀死他。他们必须杀死他，不如此，将后患无穷。

七八条汉子拖着周奉天走了几十米。他的头在碎石地面上碰撞着，洒下一路血渍。

就在这时，一条汉子偶一回头，吓得惊叫一声，立即松开了手。他发现，周奉天紧闭着的双眼睁开了，正平静地注视着自己。

其他的人也都惊恐地松了手。

垂死的周奉天仿佛一下子恢复了活力，他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扑向路边的一棵小树，用手死死地抓住树杆。喘息片刻以后，他一字一句地清晰地说了那句著名的格言：

“你们……也得死……！”

说完这句话，他就真地死了。死了，两只眼睛仍泛着凶光，杀气腾腾地逼视着他的敌人们。他的一只手无力地垂落在胸前，另一只手却顽强地握着树杆，支撑起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躯体。手指象钉子似地深深地嵌进树身里。

他是站着死的。

汉子们不知是对他的这种可怖的死相感到骇异，还是被他临死前发出的咒语所震慑，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有人悄悄地扔掉手中的凶器，后退着躲进围观的人群里。周奉天的目光却不依不饶地紧追着他们，愤怒、凶恶而又十分怪异。

这时，一个戴着眼镜，面容清秀俊雅的小伙子提着一把大砍刀走到小树前，猛地抡起砍刀，齐齐地剁掉了周奉天的四个手指头。周奉天这才象一摊失去了骨架的肉，轰然倒地。

那四截断指，象开败了的牵牛花，一颗接着一颗地掉落下来。

周奉天，这个曾经纵害京城、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黑社会首领，这个年仅十九岁的中学生，就这样死了。身被四十八刀，体内的血液流淌净尽，肢体缩成一团，在地上被人踢来滚去。

据说，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天空突然晴了，一柱强烈的阳光刺破浓云，罩定在那具肮脏卑污的尸体上。但是，站在高处向城里眺望，北京城却被大团大团的黑云死死地罩住

了，显得凶险莫测。

2 杀人者，是大革命初起时，最早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而起来造反的首义者。

勇敢者或者是一无所有而义无反顾，或者是拥有一切而有所依恃。他们大都是处于社会优秀等级行列的高干子弟。当他们接过造反这杆大旗以后，迅速地反其道而行之，在一种盲目的阶级责任感和愚昧的优越心理驱使下，发动了一场针对平民阶层的、带有强烈血统歧视色彩的“胡同战争”，把一大批平素行为不端或不甘久居人下的市民子弟打入“流氓”的行列。

在棍棒和武装皮带的抽击下，死人无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红八月”。一九六六年八月。

于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已经被荡平了的北京黑社会力量，在社会无政府状态和自身人格被侮辱被压迫这双重条件的催化下，死而复苏，并迅速膨胀，最终形成了一支等级森严、分工明确、有严格行为规则的反社会集团。

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后，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卑贱者向高贵者夺权的浪潮，大革命演化为平民野心家们的“起义”。

此时，周奉天凭借自己的才智义气以及一班肯为他出生入死的弟兄，已经统一了北京南北城各个大码头的流氓团伙，组织起一支极具破坏力的反社会力量。

在造反和夺权的声浪中，他统领着那些素有偷摸恶习而又在唯阶级成份论社会中倍受压抑的平民子弟向落难的贵族子弟发动了一场“街头战争”。招致到他旗下的，不仅仅是流

氓、惯盗和市井无赖，而且还有一股强烈的社会复仇情绪和争夺未来命运的野心。

“战争”极其野蛮和残酷。一方，怀着失去尊荣后的恐惧与愤怒；另一方，揣着报复的欲望与翻天的妄想，两股强大的、截然对立的社会力量拼力相向撞击，迸溅出邪恶的、血腥的火花。

后来有人说，周奉天必须死，因为他违反了黑社会规则中的两条最重要的戒律——只玩法律，绝不玩政治；只反社会，绝不与任何社会集团为敌。当他在街头战争中一再得手的时候；当他不仅用匕首攻击对方的躯体，而且用羞辱和恐惧威胁到对方的尊严的时候；当昔日的高贵者不仅仇视他而且开始害怕他，对他发出媚笑，甚至是献出贞操和肉体的时候，他已经深深地卷进了政治的漩涡，他已经成为了社会上一个重要集团的公敌。因此，他必将在一道看不见的钢铁屏障前碰得骨断肢离。

于是，他死了。他被一种巨大的刻骨铭心的仇恨淹没了。而在他的身后，留下了更深刻更普遍的仇恨，那是社会的裂解。

他生得肮脏，死不足惜。遗憾的是，继他之后，却有着更多的殉难者。

3 那天傍晚，满身泥垢和血污，几乎一丝不挂的周奉天被一辆平板三轮车拉回了家，停放在什刹海岸边的柳树林子里。

树林外，隔着一条沥青便道有几间低矮败旧的平房，那

是周奉天的家。平日，他难得回一次家，每次回来都是开了锅般的指斥、叫骂、申辩和争吵。现在，他回家了，永远不再走了，家里却是格外宁静，宁静得令人心惊。

但是，透过那两扇黑洞似的窗口，仍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奉天母亲嘶哑的、压抑的哭泣声和父亲撕心裂肺般的咳嗽声。他的父亲，一个老实敦厚、一辈子与世无争的排字工人，整整咳嗽了一夜。

天色黑定以后，惊魂未定的佛爷（即扒手，意移自“千手千眼佛”，系黑社会组织的基础成员）和玩主（黑社会组织的高级成员，接受佛爷的贡奉，对佛爷的扒窃活动和人身有保护之责）陆续来到什刹海岸边。

他们走到周奉天的身边，低头、叹气、抹眼泪，或真诚或虚假地表示自己的悲伤。之后，就各自找一处阴暗的角落坐下来，默默地抽烟，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星星点点的烟火在树林的巨大阴影中闪现，伴随着偶而可闻的一两声抽泣和叫骂，象是枉死城里聚拢的一群叫屈的鬼魂。

周奉天孤独地躺在晦暝的夜暗中，姿态扭曲、痛苦，但他的灵魂却是平静、安宁的。两只眼睛圆睁着，望着漆黑的夜空，显示出一种超然物外、处之泰然的冷静。

只有一个人始终在周奉天的身边陪伴着他，那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他原来没有哭，后来，当他看见周奉天那只断了四指的残手时，突然哭了。哭的声音极低，拼命压抑着，浑身剧烈地颤抖，象是一只绝望的幼狼在哀嚎。

那孩子是贺二根，南城地区后起的一个玩主，因为心黑手狠，敢玩命，极受周奉天的器重。此刻，他紧紧抓着周奉

天残损的血手，悲伤地哭了。但是，他哭而无泪，那两只圆圆的眼睛里喷射出吓人的寒光，亮晶晶的。

后半夜，一阵阴森森的秋风掠过柳树林子，随后又下起了冰凉的秋雨，雨点极大，砸得残枝败叶纷纷下落。

林子里，鬼火依旧，鬼魂寂然，没有一丝波澜。

死人和活人都在等，等待陈成和边亚军的到来。在他们到来之前，谁也不会走的。

贺二根却不知在什么时候，悄悄地走了。

凌晨四时，陈成和边亚军才匆匆从京郊昌平县城赶回来。

据人们事后分析，这两个人在当天中午至迟是下午就已经得到了周奉天的凶讯，他们却没有立即动身往回赶，或者是动身以后又在路上停了下来。那么，在延宕的这十几个小时里，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许多人都认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肯定进行过一次艰难的秘密交谈，或者说，是一次谈判。在周奉天之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南城和北城两大集团共同的首领。而作为南城和北城的头号人物，边亚军和陈成必须就周奉天之后作出某种安排。

当他们最后终于出现在什刹海岸边的树林子里时，面对着死去的和活着的人，这两个人都显得极为从容、镇定，甚至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悲凄与感伤。显然，他们不仅对周奉天之死早就有了心理准备，而且对于今后的一切都作了设想和安排。

从现在看，边陈之间私下里达成的秘密协议是在周奉天死后玩主方面的第一个动作，也是以后一系列悲剧性事件的

起点。但是，按照某种秘密约定，他们从此也就必须各行其是，独自履行自己的那部分职责，这也使得他们的命运轨迹由此而分道扬镳，这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他们都是周奉天的朋友，又都曾是他的潜在敌手。在周奉天的阴影下，他们自然会结成盟友；周奉天一旦西去，联盟关系立即就会终止。以协议的形式分手，或许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但是，也有人说，一山难容二虎，南北城绝难两立，边陈之间迟早会有一场恶斗，而且，边亚军绝不是陈成的对手。

4 陈成面色疲惫、冷峻，仅仅一夜之间，他的眉心间就生出了密密的细纹，唇周也冒出了一圈黑黑的绒须。那一年，他也是十九岁。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十九岁的男人已经完全成熟了。

他走近平板车，仔细端详着蹒跚在车板上的周奉天，突然觉得他是这么陌生，这么孤弱可怜。他们曾是同学，但是从来也没有成为过真正的朋友。不仅如此，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和说得过去的理由，无论是陈成还是周奉天，都会毫不迟疑地下手杀死对方。

仅仅在一个多月之前，陈成和周奉天曾进行过一次残酷的角斗。

那是为了争夺一个女人，一个名叫花儿的暗娼。

那天深夜，有几分醉意的陈成按照事先的约定去敲花儿的家门。花儿的屋里亮着灯，却迟迟没有开门。陈成对着屋门重重地踹了几脚，正要转身走开时，门却突然开了。

花儿几乎是赤裸着身子站在门后，而在她的身后，是另

一个男人，周奉天。

花儿怨艾地望着陈成，委屈得要哭。但当周奉天想要走出来时，却被她用身子挡住了。

在一个光着身子的女人面前，两个真正的男人是既不能妥协退让，又无法协调与合作的，特别是这样两个要皮要脸的男人。

陈成一把推开花儿，走进屋里，并随手把门紧紧地销上了。

周奉天用阴森森的目光打量着陈成，慢慢地从腰里拔出匕首，说：陈成，路窄，咱们撞上了。你走，还是我走？

陈成没有答话，也拔出了刀子。

两条汉子怒目相视，一步步地向前逼近。站在拔刀相向的两个男人中间，花儿却显得极为镇定、沉着。她悄悄地抽身退到墙边，让出空间给男人们去争斗。昏暗的灯光下，她那丰腴的肢体泛着一种令人作呕的姜黄色。

陈成先刺了第一刀。刀尖在周奉天的眼着一闪，立即变向直奔他的小腹部。周奉天向后急跳，身子重重地撞在床头上，才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刀。随后，他不等自己站稳，立即回刺了一刀，被陈成用刀格开了。

两个人又成对峙状态，谁也没有再刺出第二刀。

花儿有点儿慌神了，一点一点地挪动着身子，想躲到床后去。

突然，周奉天虚晃了一刀，逼开陈成，然后跨上一步挽住了花儿。他用左手紧紧地捂住她的嘴，右手持刀对准了她的大腿根部，把她推顶到陈成面前。

陈成，你出去不出去？

周奉天，你走！

那好吧！周奉天说。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视着陈成，右手猛地一挥，锋利的刀刃立刻切开了花儿腿上的皮肉，浓浓的血水冒着泡儿喷涌而出，沿着光滑的肌肤流淌下来，滴落到地板上。

陈成，你出去不出去？

不。周奉天，你有种的话，给我一刀！

又是一刀。花儿的另一条腿也被血水染红了，随后又被一股失禁的尿液冲刷得斑驳可憎。

屋里，充斥着热腾腾的腥臊气。

陈成，你走不走？周奉天低吼着，又举起了刀子。这一次，刀尖对准了花儿平坦柔软的腹部。

陈成拉开屋门冲了出去。

在门外，他吐了，嘴里的污秽物又咸又腥又臊，象是女人的血尿。

周奉天，你这个王八蛋，我一定杀死你！陈成大叫。

现在，没有用陈成动手，周奉天却死了，而且死得那么突然、可怖。站在平板车前，面对着那张由于痛苦而抽搐变形的脸，陈成才恍然意识到，在他和周奉天之间原本就不存在着天然区别，他们的命运是完全相同的。

周奉天的今天，或许就是我的明天。陈成悚然一惊，不敢再想下去。激流勇退，或许正当其时？

那件事过后，周奉天立即就托边亚军向陈成讲和。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是一种最佳选择。你我血斗厮拼，必是